

没有命运，只有选择

择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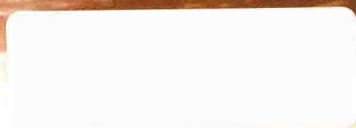
FIGHTER
DESTINY

猫腻

著

第五卷

东方欲晓



猫腻

著

择天记

第五卷

东方欲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择天记.第五卷,东方欲晓/猫腻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727-6

I. ①择…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677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 www. rw-cn. com](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2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插页 3

印 数 1-35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27-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001

风雪骤疾，山道上更加寒冷，伴着数声脆响，很多修道者的兵器都落到了地上！

第二章 119

徐有容神念疾运，那些附着在断裂经脉各处的天凤真血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燃烧起来。

第三章 239

那如白骨般的左手穿破夜色与血海，向陈长生的咽喉抓去。

第四章 377

浩瀚星海在教宗的眼中，因为震惊而急速黯淡，然后变得更加悲凉。

第五章 431

没有人来迎他，也没有人阻止他，只有数道凌厉而清淡的剑意，从院墙里面探出来，仿佛寒梅一般。

第一章



风雪骤疾，山道上更加寒冷，伴着数声脆响，很多修道者的兵器都落到了地上！

1·南北合流破阵始

苏离走了，生活还在继续，人类世界的那件大事还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其实说起来，正是因为苏离走了，那件大事才有了成功的可能，才能够得以继续。

徐有容带着圣女峰一系抵达京都之后的第十七天，秋山家主为代表的南方诸世家代表，也进入了大周国境，长生宗闭宗三年，名义上隶属于本宗的诸多山门宗派则是派出了得力的代表。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南方势力代表，坐进了谈判席里。

南北合流，不再只是个存在于典籍与想象里的名词，越来越快地接近真实。对于南人来说，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随着苏离与圣女的离开，他们现在没有一位神圣领域的强者，无论在谈判桌上还是在别的地方比如酒桌上，总会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出乎意料的是，无论大周朝廷还是国教，并没有借着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相反，表现出了极其罕见的大度与开明，为南人将来的利益做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承诺。

只有那些真正明智的人才能看出隐藏在这场谈判之后或者说之前的交锋。

那是苏离与天海圣后及教宗之间的交锋。他以难以想象的智慧与勇气，放弃对南归途中那些追索的报复权利，随着圣女一道离开，直接让南方失去了所有的底气，从而让这场谈判再也没有机会陷入曾经重复过无数次的泥潭。

那么圣后与教宗便要相对应地给予他足够的回赠，要给南方异常优厚的条件。这些回赠或者说优厚的待遇便是：南北合流之后，南方将会尽可能多地保有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已经超过了南方诸势力事先最好的想象。不需要改县，不需要



重新划州合郡，当地官员均可自行选出，不需要由京都吏部核定，只需要三年入京受验一次。赋税方面也极为优待，而在国库的银资转付上，更是极大地偏向南方一些相对穷弱的县府。

除此之外，南方还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大朝试和科举，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由京都方面分出份额，而是可以像其余州郡一样，按照户籍人数确定名额，以南方最近这些年的表现，这在大朝试里将会占极大的便宜。当然，南人不可能只得好处没有任何付出，谈判还远远没有结束，已经有一些事项得到了确认，那就是军队与对外事务，将来会由京都统一管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北方那片绵延万里的雪原边疆里，以往南方诸宗派、世家也会派出强者加入北方军塞，对抗魔族的大军，但都是客卿身份，听调不听宣，而现在这些强者则将直接加入军队，再加上后勤支持等多方面的变化，相信人类军队的实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很大的提升，而这本来也就是南北合流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的。

在南北合流谈判逐渐走向成功的同时，人类世界的强者与军队也加强了对北方的警惕，来自南方的粮草辎重源源不绝地运往十一处重要边关，时刻准备着对南下的魔族铁骑给予当头重击。因为很明显，魔族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人类世界南北合流成功，肯定会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位阴险至极的军师黑袍，说不定已经开始施展他的阴谋诡计。

北方的局势有些紧张，京都的谈判桌两边也有些紧张，但紧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徐有容在南北合流里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在精神层面她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因为她是周人，同时又是南方圣女。很自然，她的日程也变得忙碌起来，不停地召见南方各势力的代表，同时与大周朝廷进行交流，好在她就住在皇宫里，想与圣后面面很是方便。

陈长生已经有十余日没有见过她，有些挂念，但知道她在做着极重要的事情，当然不会有任何怨言。作为一个最珍惜时间的人，他没有把日子浪费在想念和等待上，借着深冬的寒意不停打磨着自己的精神，感悟着那五颗石珠，默背着两断刀诀，偶尔给国教学院的新生上课，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不停地学习，当然也没有忘记别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某个风雪交加的普通冬日，他在街市上采购了大批的吃食与小玩意儿，撑着黄纸伞，避开国教学院四周的无数眼线，就在皇宫侍卫的眼皮子底下走到官



墙外的那棵树下，然后趁着大风起兮雪迷眼的机会，跳进了北新桥的那口井。最能吸油的毛边纸在地上铺了整整半个房子的大小，无数种热乎乎的吃食很整齐地摆在上面，冒着相同的热气还有不同的香味，有蒸鹿尾、烧鹅烧鸭，还有十几串粽子，但这次没有蒸熊掌……因为轩辕破的关系，国教学院现在没有人吃那个。

陈长生用两根手指从袖子里抽出干净的手绢，把手上沾着的油水仔细地擦干净，抬头望向黑龙说道：“唐棠把澄湖楼变成了国教学院的食堂……我忘了对你说……但除了蓝龙虾，别的我还是在外面买的，感觉要更好吃些。”在满地的食物正中间，有着一座蓝龙虾堆成的小山。陈长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笑，他的笑容很干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能够给黑龙弄这么多好东西吃，他是真的觉得很满足。黑龙如山的身躯缓缓落下，一道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寒冷意味，瞬间将那些食物散发出来的蒸汽压得低了下去。陈长生赶紧拔剑而斩，一道隐隐带着火光的剑意破空而去，那些食物顿时变得热了起来，没有被冻成冰块。

他用的是燎天剑。

前些天夜里，他感悟了很长时间那封信里的剑意，接下来又看到苏离的燎天剑与圣后的乌凤小簪之战，有所增益。现在他的剑道，虽然还谈不上登峰造极，但在他现有的境界里，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圆融无双。只是……用极难完全领悟的燎天剑来替食物加热，这怎么看都有些不妥。

黑龙不这样认为，她觉得非常妥当。她对陈长生费心准备的满地食物和那座小山般的蓝龙虾很满意，她更加满意于陈长生用燎天剑替食物加热的做法，因为这说明在他眼里，让她吃到新鲜热乎的好食物要比保持所谓剑道尊严要重要得多。她决定原谅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来这里看自己。

一道威严而辽远、简单却又无比复杂的龙吟，在幽暗寒冷的地底响起。陈长生微微怔住，不明白为什么黑龙不急着重进食，却要自己先上龙语课程。下一刻他忽然想起来，自己给黑龙已经送了这么多次食物，却似乎没有看到她在自己面前吃过东西……

“啊……”“呃……”“噫……”“呜……”“吁……”

地底不时响起黑龙低沉而威严的龙吟声，陈长生笨拙而认真的学语声。陈长生非常专心致志地学习着，直至嗓音沙哑，脑海一片空虚，身体虚弱至极，



却也没有忘记每隔一段时间，便向着身边斩下一记燎天剑，帮助那些烧鹅烤鸭在最合适的热度下保持着原有的香气。黑龙的龙须也偶尔会飘起，洒下片片雪霜，落在那座蓝龙虾堆成的小山上，画面很是漂亮。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今天的龙语课程终于结束了，黑龙对着他的脸轻轻吐了口气，一道寒霜顿时出现在他的脸上。他伸手将那些寒霜揉开，只觉得一阵冰凉，神清气爽，所有的疲惫顿时消失无踪。

“我去那边看看。”

陈长生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向后掠去，看到了那两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在石墙上，被那两位传奇神将握在手里。与黑龙如山般的庞大躯体比起来，这两根铁链就像是两根发丝，然而却能把黑龙死死地锁在这里。相信在过去的数百年里，黑龙已经尝试过无数次方法，想要把这两根铁链挣断，却没有成功。

从周园回到京都后的这大半年里，陈长生也想过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王之策在石壁上布下的阵法太过复杂繁妙，仿佛星海。雨宫与秦重两位神将在石壁上附了一缕神识，太过强大暴烈，仿佛雷电。

上次野花盛开的年代，距离现在已近千年，但那些传奇依然是传奇。哪怕已经化作一缕英魂，也不是现在的他能够对抗的，甚至不是现在的他能够触碰的领域——那个领域的名字叫作神圣。

陈长生坐在石壁下端，就在这些传奇的目光注视下，静静地读着手里的书。他这时候在读的这卷书有些旧，名字叫《射阳真人阵图谱考》。没有人知道王之策的具体师承，当年天道院里的那个普通教习，在中年时忽然星耀京都、声震大陆，谁都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他在国教学院的藏书楼里翻了数百卷书，在王之策的家乡查到了位姓吴的普通道士。王之策的家乡就是射阳。那个吴姓道士便是射阳真人。

2·冰雪向来不聪明

那位姓吴的普通道士没有任何名气，平生只著过三本书，其中就有那本阵图谱考。陈长生最开始的时候只是随便看看，没有抱太大希望，但越看越觉得有些不对劲——那位吴道士在阵图谱考里记述的阵法都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



些拙劣，在修道有成的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晒，可他在其中的几页上面隐约看到了煮石林那套阵法的痕迹。

时间缓慢地流逝，陈长生继续看着书，没有一丝焦虑与烦躁的情绪，眼神平静而坚定。他答应过黑龙，会把她救出去，那么他就一定会做到，今年不行，明年不行，总有一年可以。他坚信，黑龙一定不会在地底再被囚禁数百年。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要建立在他能够活过二十岁的基础上。

“前几天夜里，我看到了一把燃烧的剑……很厉害。”一道冷漠而清脆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黑龙悄无声息地飘到了他的身后，在提到那把燃烧的剑时，眸深处闪过一抹悸意，“那是……苏离的剑？”

陈长生早就已经确认黑龙的性别，并且听过她这种声音，但还是有些不习惯。

在南归的万里旅途里，黑龙因为当初在周园里帮他镇住伤势，神魂消耗过剧，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沉睡，但不得不承认，它不肯醒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被苏离发现。那时候的苏离身受重伤，连普通人都不如，黑龙还是本能地对他感到畏惧。最初在雪山温泉里，她便感知到了，苏离的剑……曾经斩过很多她的同族，甚至是比她更强大的同族。

“苏离前辈和圣后娘娘战了一场，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平手吧？”

“那么你呢？这么多天没有过来看我，肯定是很忙，在忙些什么？”

“我在查与阵法相关的书籍。”

陈长生看了眼石壁上那两位高大的神将画像，接着说道：“……别的时间，我在为一场战斗做准备。”

“你是下一代的教宗，谁敢向你挑战？”

“好多人。”

“你可以不和他们打。”

“那个人不行。”

“谁？”

“徐有容。”

“……你那个未婚妻？”

黑龙的声音不知为何变得淡漠起来，音调少了很多起伏。陈长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她还算不算我的未婚妻。”

黑龙的眸里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说道：“说来听听。”



陈长生犹豫片刻后，把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向黑龙讲了一遍。无论是奈何桥前后，还是后来雪夜入宫，甚至就连他心底最细微的那些情绪都没有做任何隐藏。

这是他第一次讲述自己和徐有容之间的这些事情，虽然他对唐三十六说过，但绝对没有说过当中的一些细节，之所以对黑龙毫无隐瞒，是因为黑龙曾经数次救过他的性命，他对黑龙非常信任——虽然他知道以龙族的漫长寿元，这只黑龙才刚刚进入青春期，但它毕竟已经活了数百年，他下意识里总会把他当成德高望重的前辈。总而言之，他对黑龙非常信任，而且觉得很方便，所以把很多事情毫无遗漏地说了一遍。

地底空间里一片幽静，石壁上忽然出现了一道雪霜，遮住了那两位传奇神将的脸。黑龙飘落下来，漆黑的龙眸里映照出陈长生的身影，然后它缓缓张开了嘴。

最近这数次来北新桥，每当陈长生研究阵法、替黑龙思考脱困之策至心力交瘁之时，黑龙便会低下它高贵的头颅，吐出淡而冰凉怡人的龙息帮助陈长生驱除疲惫、恢复精神，就像先前那样。

陈长生已经习惯了如此，这时候看见黑龙的动作，很自然地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夹着星点霜雪的凉意。嗷呜，一声低沉而肃杀的龙吟响起。一道龙息落在了陈长生的脸上与身上。那不是带着星点雪霜的凉意，而是真正的玄霜巨龙的龙息。只是瞬间，陈长生的身体被便冻住，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冰块。

水轻轻地拍打着冰块，发出哗哗的声音。这里不是洛水，而是皇宫里的那方小池塘，因为有阵法的缘故，皇宫里四季如春，池塘虽小，也没有结冰。这对陈长生来说，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个巨大的透明冰块，在池水里不停地起伏着，他就被冻在冰块里。

之所以说池塘没有结冰是好事，是因为在水的冲洗下，冰块可以尽快地化掉。之所以说也不是好事，那是因为池水不停地摇晃着，冰块在其间沉降不安，不时翻滚，他在里面很难受，而且很尴尬。尴尬这种情绪，一般是在尴尬的情况被人看到的时候才会发生。

如果没有人看到，不管你是像唐三十六一样在雪林里抱着树不停地打嗝，还是像他这时候一样被冻在冰块里随波沉浮，都是无所谓的事情。陈长生这时



候觉得很尴尬，是因为一直有人在看着他。

准确地说，那不是人。黑羊站在池塘边，微微歪着头，看着池塘里的冰块里的他。它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似乎觉得这很有趣，竟始终没有离开。于是陈长生觉得越来越尴尬。

如果他这时候能够破开冰块，当然早就做了，只是玄霜巨龙的龙息果然非同寻常，竟是直接把他的识海身躯一道冻凝，哪怕他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燎天剑，可以凝剑意为火焰，也没有办法把身周的冰块破开。他用了很长时间，也只能艰难地融化掉脸上薄薄的一层冰，勉强睁开了眼睛。

时间缓慢地流逝，冰块继续沉浮，黑羊继续饶有兴致地看着，似乎不明白他究竟在做什么，还是说这是在练什么道法？陈长生脸前的冰融化得越来越多，继睁眼之后终于可以张嘴，他赶紧对黑羊喊道：“请帮帮我。”

就因为这声喊，冰水顺着他的口鼻倒灌了进去，呛得他好生难受。虽然声音很微弱，黑羊看懂了他的嘴型。就像过去两年里的每一次，当陈长生需要帮助的时候，黑羊都会回应他的要求。

黑羊缓步走进池塘里，用角把那个大冰块顶回石阶上，然后低头微微用力。只听得喀啦一声脆响，冰块从中裂开，陈长生摔落了下来。他浑身都被冰水打湿，被冻得极惨，脸色苍白，幽府与识海都被寒意所侵，竟是受了不轻的内伤。

他的眼里闪过一抹悸意与惘然。为什么黑龙会忽然变得如此冷酷暴戾？自己到底哪里得罪它了？

皇宫上方的雪云渐渐散了，露出那抹清淡的仿佛假的太阳。

再如何清淡非真，终究是真实的太阳，阳光是那般温暖。

陈长生从剑鞘里取出一套备用的衣裳，因为手脚被冻得发僵，用了很长时间才艰难地换好。他靠在冷清宫殿的柱子旁，闭着眼睛，开始借着阳光恢复体温。黑羊缓缓屈起前肢，静静地蹲在他的身边，然后也缓缓闭上了眼睛。

很久以后，陈长生回想起那年冬天的这一天，总会生出很多感慨与怅然。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很多细节都没有注意到。那些细节在夜明珠照耀的地底，也在阳光照耀的池塘边。他以为黑龙是前辈，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方便讲述自己情事的对象。这句话里，便有两处是绝对的错误。

黑龙当然值得他信任，但她不是前辈，她听着陈长生与徐有容之间的故事，



觉得非常不方便。因为她是个小姑娘，她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幽暗寒冷的地底洞穴里，小姑娘正在吃东西。她不想以黑龙的模样在陈长生面前吃饭，因为那样会太过风卷残云，没有美感，她怕吓着他。

但陈长生不懂，所以她很生气。她听到陈长生和徐有容在奈何桥上相遇，也很生气。她以前想着，如果他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结果……不知道是食物还是生气的原因，她的脸颊微微鼓起，美丽的小脸上满是不高兴的神情，眉间那道朱砂痣般的血痕里满是煞意，威严的竖瞳里现在满满的都是委屈。

“负心郎！如果不是因为你在奈何桥上也是眉心多了道伤口，和我有些像……我先前就一口把你给吞了。”她双手拿着蓝龙虾，像啃甘蔗般狠狠地、恨恨地啃着，同时狠狠地、恨恨地想着。

没有用多长时间，陈长生带来的数十样吃食，都被她吃干净了。

黑衣下，她的腹部只是微微鼓起。然后，她缓缓地低下头，坐在了自己的阴影里。其实，她不在乎吃什么。吃什么，都是一个人吃。她只是不想一个人吃饭。她已经一个人吃了几百年的饭。她想能有个人一起吃饭。或者不吃饭，聊聊也好。不聊也行，坐坐也好。

3·谁来赐你名与姓

陈长生靠着柱子坐了很长时间，直到日头西移，身体渐暖，才睁开眼睛。黑羊走到他身前，准备领路带他离开。

陈长生看着它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有些事情。”他继续坐在原地，看着池塘里的那些冰块，沉默不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黑羊如夜色般的眼睛里流露出一抹困惑的神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陈长生站起身来，没有离开皇宫回国教学院，而是直接去了另外一座宫殿。这座宫殿他已经来过数次，每次都是借夜色而至，隔着窗与她说几句话，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殿内。

霜儿果然也进了皇宫，看到他后脸色瞬间苍白，险些惊呼出声，好不容易平静了些，上茶时手有些颤抖，险些泼了他一身。

“不要放在心上，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她不是想借机报复你。”

徐有容看着他平静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很清楚，既然自己提出过要求，那么一般情况下，陈长生绝对不会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来见自己。

陈长生迟疑了片刻，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她被困在一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我想救她出来。”

听着这句话，徐有容沉默片刻，轻声问道：“然后？”

“她当年可能做过些错事，但……已经被关了很久，真的很可怜。”

陈长生不知道该如何叙述这件事情，言语有些混乱：“可是我没有办法，所以……”

徐有容没有等他把话说完，静静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确定要做这件事情？”

陈长生怔了怔，很认真地说道：“是的，我要做这件事情。”

徐有容静静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那个朋友……是朱砂？”

陈长生有些糊涂，说道：“朱砂？”

徐有容有些没想到，问道：“你不知道她的名字？”

陈长生微怔道：“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徐有容说道：“朱砂就是小龙女的名字，据说是当年王之策大人为她取的。”

陈长生吃惊地看着她，说道：“你知道黑龙的事情？”

徐有容点了点头。

陈长生沉默了很长时间，黑龙是大周皇宫的忌讳，是只有很少人知道的秘密，但徐有容是圣女，而且自幼被圣后娘娘教育长大，知道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是太难以想象。

“原来……她叫朱砂。”

“原来你不知道。”

“为什么会是王之策大人替她取的名字？”

“很多年前，黄金巨龙一族忽然消失，身份尊贵的玄霜巨龙，便成了龙族族长的唯一人选，但那一代最强大的玄霜巨龙有一颗无比向往自由的灵魂，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悄然隐形来到人类世界，然后遇到了周独夫。”

“后来呢？”

“千年来最高贵、最强大、最骄傲的一条玄霜巨龙就此陨落，化作了周园里的暮峪。”



陈长生沉默了。当初在周园里，他亲眼见过那座逶迤的山脉在暮色下仿佛燃烧起来的壮丽画面。他也感受到了黑龙的那缕神魂产生的异样。但他哪里会想得到，那座暮峪，原来竟是一位玄霜巨龙陨落后的身躯。

“后来呢？”

“朱砂是那条玄霜巨龙的女儿，她不知怎么离开了南海的龙岛，独身来到了人类世界……按照离宫和朝廷后来的记录，她说她的父亲离开的时候，忘记了赐予她名字，而她的同族长辈给她取的名字，太长太难听太难记，她很不喜欢，所以她才会来人类世界，想要找到自己的父亲，请他给自己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

“她就是想要一个名字？”

“是的，所以在那些年里，她又被叫作寻找名字的恶龙。”

“恶龙？”

“是的，她自南海登陆之后，摧毁过很多渔村与城镇，杀死过很多人，甚至险些在京都引发大乱。后面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王之策大人设计将她擒获，然后用那道阵法把她囚禁在北新桥下。”

陈长生摇头说道：“那不叫设计，那叫骗。”

徐有容想了想，说道：“确实如此。”

陈长生说道：“为什么王之策会给她取名叫朱砂？”

徐有容注意到，这一次他在提到王之策的时候，没有在后面加上大人二字，不由微微一笑。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王之策大人取的这个名字必有深意。”

她看了他一眼，若有深意。

陈长生没有留意，问道：“那她现在多大了？”

“把龙族的寿元等同于人类，她大概比我们小一两岁？”

“虽然有想到，感觉还是有些怪……我当初一直喊她前辈。”

“你现在还想把她救出来吗？”

“是的。”

“哪怕她曾经犯下过滔天的恶行？”

“你说过，她比我们还小一两岁，那么她离开南海来到人类世界的时候有多大？一岁还是两岁？”



陈长生安静了会儿，说道：“我不知道当年那些渔村与城镇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也没有替她辩解的意思，但她那时候只是个婴孩，就算罪恶滔天，现在被囚禁了数百年，也应该够了。”

徐有容很认真地想了想，轻声说道：“确实够了。”

陈长生很高兴她和自己对此事有相同的看法，但哪怕再如何愚钝，也知道自己的请求其实有些不妥当，所以情绪没有变得欢欣鼓舞，反而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声音都轻了很多：“你可不可以帮我？”

徐有容看着他认真说道：“当然可以，只是除了圣后娘娘和教宗陛下，谁能解除掉王之策大人留下的阵法？”

陈长生想起从周园回京都后，在离宫里与教宗师叔的那番谈话，摇了摇头。

徐有容明白了，说道：“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也能够想到那个阵法应该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够破掉的。”

“总不能就这么等下去，再过多少年，北新桥也不可能变成真的桥。”

“那倒未必，沧海都能变成桑田，时光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4·京都里的流言

“难道还要再等数百年？”

“或者，我们真的应该研究一下时光的力量，当年的传奇再如何强大，也不可能胜过时间。”

“三千道藏里，光阴只有一卷。”

“那就先看那卷光阴。”

“明白了，到时候请帮我参详。”

主意已定，见天色已晚，陈长生站起身来告辞，向殿外走去。

霜儿站在殿外的雪地上，随时注意着外面的动静，看到他走出来，神情很是复杂。

陈长生准备对她说些什么，忽然听到徐有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你与朱砂姑娘很亲近？”

陈长生怔了怔才明白，她说的朱砂姑娘就是小黑龙，不解问道：“亲近？”

“莫雨见过你们曾经抱在一起。”



很明显，徐有容是刻意控制得自己的声音非常平静，因为平静得近乎呆板。陈长生很是无语，心想黑龙像一座山，自己怎么可能抱得住？

“你难道不知道……她如果不守龙身，就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

夜色已至，陈长生沉默看着那片平静的小池塘，和水面碎开的残冰。小姑娘和黑龙，或者只是外显的变化，但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有名字和没有名字，也有非常大的差别。王之策当年给她取过一个名字，叫作朱砂。

他也给她取过两个名字，一个叫吱吱，一个叫红妆。这之间仿佛有些隐隐若现的联系。在周园里战死的那只玄霜巨龙，有着高贵而无限向往自由的灵魂。她是那只玄霜巨龙的女儿，想必也有颗无比渴望自由的心，却被囚禁了这么多年。

他没有对着那片池塘说话，直接离开。当天夜里，他通过那颗王之策留下的石珠，进入了周园。他没有理会如海洋般低伏的兽潮，只是注意到现在的周园，要比前段时间变得好了很多。

草原四周的水泊已经疏浚干净，崩塌的山崖也已经被整理好。他去往瀑布那边的湖畔，在石上那些晒干的书卷里找到了光阴卷。他回到暮峪，借着远处天边投来的天光，开始看书。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收起书卷，对着眼前的雄山峻岭说道：“请放心，我会把您的女儿救出来。”

在北兵马司胡同的院落里，周通也在看光阴卷。现在世人只记得他是位残忍可怕的权臣，早已忘记他最初也曾以学识渊博著称，而且是位聚星巅峰的得道者。自梅里砂大主教回归星海后，他一直在研读光阴卷，直到最近，他终于悟出了这卷道藏的真实本义。

“真的可以改变时间的流速吗？”

看着院子里的雪以及雪中那棵孤单的海棠树，周通眼瞳深处的血色海洋不停翻滚，显得异常暴虐可怕。这代表着他此时的心神处于震撼的状态，识海随之不安，就连冷酷的道心也有些把持不住。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眼瞳里的血色海洋渐渐平静，苍白的面容上显出些许疲惫与感伤。他知道，自从当年自己决意跟随圣后娘娘开启盛世，沉沦进这片永劫不复的血色海洋后，便再也没有可能抵达漫漫修道路的尽头。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已经是他无法触碰到的领域，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

